

中國古代神話故事

徐君慧編寫
宋正謀繪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中國上古神話故事“補天”“填海”“取土”“治水”等四篇。這些故事，都是千百年來在民間流傳極為廣泛久遠，為廣大羣眾所喜見樂聞的。“補天”敘述女媧神捏泥做人，又煉五色石子補天，使人們過着幸福的生活。“填海”敘述炎帝的小女兒化為小鳥，啣石填海。“取土”敘述天帝的孫子鯀治水未成，為天帝所殺。“治水”敘述禹繼承父業鯀的未竟事業，發動廣大羣眾，終於把水患平息。故事生動有趣，文字通俗，適合一般讀者閱讀。

中國古代神話故事

徐君慧編寫
宋正謀繪圖

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圖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：787X1092 1/32 印張 1 11/16 字數：

1957年10月第1版

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52,000

統一書號·10077·646

定價(6) 0.16元

15
834

前 言

神話，是文學的起源，是民族性的反映，是很早的人類社會的寶貴遺產。

記得在小時候，讀“幼學瓊林”一書，讀到“女媧補天”，“精衛填海”等故事，對我們祖先那種偉大、堅強的精神，深為感動。後來，看到希臘羅馬神話，又看到鄭振鐸先生改寫的“取火者的逮捕”，覺得中國古代神話并不比希臘羅馬神話遜色，我認為也應該有一本故事完整、人物精神面貌較為細致突出的書才是。

我曾翻閱過一些古書，卻沒有找到這樣的一本著作。關於中國古代神話傳說，只東鱗西爪地散見於古人的著作里，既乏系統，又極簡短；加以文字古奧，古義與今義有些不同，研究的人，各自的解釋也不能完全一致，而且其中還有些記載是互相矛盾的。這真是一件憾事。

由於愛好和接觸過一些古代神話故事，其人其事也就常常浮漾於心中。解放前，在當時嚴密的文網下，我曾以古代神話作題材，加以渲染發揮，以諷刺國民黨反動派。雖因未能逃過新聞檢查，沒有和讀者見面，並連原稿也被沒收了，但這也算是我以古代神話為題材來進行創作的開端吧。

解放後，要寫的東西太多了，自然想不到選取古代神話來作題材。後來看到袁珂同志的“中國古代神話”，不禁見獵心喜，也想把自己接觸古代神話所得，作為題材，來寫些東西。當然，今天

的寫，和解放前所寫上完全不同。今天，是為了歌頌，歌頌我們祖先那種堅強的精神，偉大磅礴的氣概。因此，這裡選取了“補天”、“填海”、“取土”、“治水”等四則，根據原故事基礎，賦以新義，注意塑造人物，寫成較為完整的故事。我雖盡量忠實於原故事，但對有些情節的取舍增刪上，人物的評價上，也有自己的看法。有些情節也是我大胆增加的。這雖不免有杜撰之嫌，但我覺得這書不應僅作為古書的翻譯，而應是取材於古代神話的文藝作品。

由於自己水平低，讀書還不多，加以參考書籍缺乏，淺陋之處，在所難免。至於情節的增刪取舍是否適當，人物的塑造是否符合要求，都希望專家們、讀者們予以指正！

一九五七，六，廿一，于桂西德保縣

目 次

前 言	
补 天	1
填 海	13
取 土	23
治 水	36

补 天

据说：天地开闢以后，大地上只有山嶺，溪河，花草樹木，鳥獸虫魚……还没有人。

有个大神叫女媧，到大地上来玩，看到青山像翠屏風，綠水像青罗帶，綿芊的草地上，綴着五顏六色的鮮花；葱葱郁郁的樹梢头，挂着累累垂垂的果实。然而，这样优美的地方，却只有鳥在飛翔，獸在奔跑，没有一个像自己一样的生物。她覺得孤独、无聊。

她走到池子边去洗手，猛然看見清澈的池水里，有个和她一样的生物。她微笑，池里的生物也微笑；她点头，池里的生物也点头；她非常高兴，叫声：“你好啊！”伸手向池里一拉，只見一陣涟漪，池里的生物碎成一片片地散了，手里却抓起了一塊黃泥。那黃泥很柔軟，一捏，变成一長条，一搓，又变成一个圓球。她很納悶：“难道池里像自己一样的生物，就是这塊黃泥么？既然这东西能随意变化，那就讓它变成像自己一样的吧。”于是，她就照着自己的样子，做了一个泥娃娃。

这泥娃娃刚一放到地上，立刻就活起来了。他笑着，跳着，拉住了女媧叫：“媽媽！媽媽！”

女媧听到这甜蜜的叫声，心里十分温暖，十分舒暢。她摸着娃娃肥白的臉頰，問道：“你是我的孩子么！你叫什么？”那孩子道：“我叫人。人，媽媽！”



泥娃娃立刻活起來了。

女媧非常高興，這大地上終於有了和自己一樣的生物了。這生物叫人，而且是她的孩子。她把全部情感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領着他在明淨的河流中洗澡，在如茵的草地上睡覺，從枝頭摘下甜美的果子來給他吃，聽鳥雀歌唱，看百獸舞蹈……孩子笑一笑，她就感到無限的快樂；孩子皺皺眉，她就感到無限憂愁。

她覺得她已經沒有了自己的感情，她的喜怒哀樂都是隨着孩子的感情而轉移。

孩子也很依戀女媧，而且胆子也小，總是緊挨着媽媽。一次，他稍微離開了女媧，跑去看一叢鮮艷的紅花，忽然幾只蜜蜂嗡嗡地飛來，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，吓得直叫“媽媽”，連忙跑回來了。女媧摟住他，說道：“孩子！別怕！這是采花釀蜜的蜜蜂，雖然尾巴上有刺，只要不去碰它，它是不會螫人的。”

女媧覺得需要教給孩子一些知識，要養成他離開了自己也

能独立生活。于是，她就带着孩子登高山，渡大河，指点他什么是鳥，什么是獸，什么东西可以和人做朋友，什么东西需要提防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对他有害……有时，自己故意躲开，讓孩子独个兒玩。

一天，女媧帶着孩子來到一个山上，女媧走倦了，坐在一株大樹下休息，孩子靠近她的身子站着。忽然，一只兔子从草叢里跳出來，兩只長耳朵擺动着，不停地咂着嘴，瞪着兩只鮮紅的眼睛望着孩子。孩子把女媧一拉，叫道：“媽媽，看！看！”女媧撫着他的头道：“我看見了。那叫兔子，只吃草，不咬人，挺和平的，你可以去和它一起玩。”

孩子跳起來，試探着，赳赳起起地走到兔子身旁。那兔子見孩子走來，返身竄入草叢。一会儿又从草叢里探出头來，見孩子没有什么惡意，又大胆跳了出來。孩子伸手抓着它的長耳朵，輕輕抱在怀里，撫摸着它那雪白的絨毛，拔草來喂它。兔子也不住縮鼻咂嘴，在孩子身上乱嗅。他們玩得很快乐。女媧看着也非常高兴。

忽然，兔子从孩子怀里掙了出來，向山下跑去。孩子也跳了起來，跟着兔子跑去。女媧起初还靠着大樹，柔声說：“慢慢着！慢慢着！当心踢着石子跌倒！”看見孩子跟着兔子愈跑愈远，这才急忙站起來叫道：“回來！孩子，回來！”但孩子头也不回，一直向前跑，漸漸跑得快要看不見影子了。女媧着起急來，跟了过去，高声叫道：“回來！回來！……”这时，紅日早已西墜，山谷里烟云四合，孩子的背影已經混入暝色里，完全看不見了。女媧焦急的呼叫声，在山谷里震蕩，回答她的是斷續的回声。

女媧从黑夜找到天明，又从天明找到黑夜，找遍了附近的山谷森林，孩子就像一滴被太陽晒干的水似的，踪迹皆无。她焦急、憂悶。虽然她教会了孩子独立生活，但还是担心他的冷暖衣

食；虽然她教会了孩子爬樹，投石，有了一定的自衛能力，但还是担心他会遇到猛虎豺狼。而耳边再听不到叫媽媽的声音，眼里再看不到孩子稚气的嫩臉，又覺得十分寂寞。然而，孩子到哪里去了呢？这附近的地方沒有猛獸，只有山羊、麋鹿、兔子，孩子不会遇害；这附近地方沒有深潭大河，只有清淺的溪澗，孩子不会落水。“也許，他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不再需要媽媽了？翅膀長硬了的鳥兒，該远走高飛了？”她深深地嘆了口气。

然而，她并不就此丢开，她还是不辞辛苦地到处寻找。可是，孩子就像世界上根本沒有过他的存在一样。

女媧忍受不住沒有孩子的寂寞。她想：既然黃泥能做人，那我就再做，做出許許多多來，讓整个大地上到处都有我的孩子。那么，我就不必再愁孩子会离开媽媽，也永远不会感到寂寞了。于是，她掘起了很多黃泥，合上水，跪在地下，一个又一个地做起泥娃娃來。

这些泥娃娃，和她做的第一个孩子一样，一放下地就活了起來，他們圍着女媧又跳又笑，直叫“媽媽”。女媧起初还能摸摸他們肥白的臉蛋，叫声“乖孩子”；后來人太多了，連答应一声都來不及了，只能笑着点点头。

孩子們一批批地做出來，一批批地离开女媧，散布到大地的每个角落。直到大地上无处不有人的踪迹，女媧也做累了，这才歇手。

女媧想念着每个孩子，就整天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走遍大地的每个角落，去看孩子們。她走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圍着她叫“媽媽”。到处都有她的孩子，到处都有人叫她媽媽。听見这么親切甜蜜的称呼，女媧完全忘了不停地跋涉的辛苦。

一天，女媧走到一座山边，看見一个人坐在石上，呆望着从山上奔流下來的瀑布。女媧走到那人身边，那人只向她瞥了一

瞥，便又回过头去了，竟沒有欢笑地跳起來叫她“媽媽”。这是從來沒有的事。女媧感到奇怪，就挨着他坐下，攀着他的肩問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不叫我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媽媽，我正听流水唱歌哩。您听！唱得多好听啊！”說完，又專心一致地去听瀑布的奔流了。

女媧怔了一怔，但隨即靜下心來，試圖領會孩子的爱好。那瀑布从岩石上奔落下來，好像万道銀絲做成的弦，打在光滑坚硬而多竅的岩石上，琤琤琮琮，果然好听，怪不得孩子会喜欢。她听了一会，不願打擾孩子，就悄悄地走开了。而那人竟也沒有察覺到女媧已經走了。

女媧走到一个林子边，看見一个姑娘坐在一株橫臥在地面的樹干上，仰望着樹枝上一对鳴叫着的鸞鳳，一唱一和，嬌脆婉轉，宛如八音齐奏，十分好听。那姑娘兩眼定定的，簡直听呆了。女媧走到她身边，她都不知道。

女媧問那姑娘道：“孩子，你是听那鸞鳳唱歌么？”那姑娘道：“是的。媽媽。它們唱得多美呀！我要能唱得像它們一样就好了！”

女媧低下了头，心想：一个孩子听流水听呆了，一个孩子想唱得像鸞鳳和鳴一样的好听，他們是多么喜爱音乐，多么需要音乐啊！实在，如果春天沒有鳥叫，秋天沒有蛩吟，山上沒有松濤，海上沒有潮声，那世界將是多么寂寞啊！她覺得應該在这方面滿足孩子們。于是，她做了一个有十三只管子，模樣像鳳凰尾巴样的乐器，取名叫笙簧，送給孩子們。

这笙簧的声音，真是美妙極了，比流水、鳥叫不知要好听得多少。当它吹奏起來时，能够使最不喜欢唱歌的鳥兒也会跟着唱起來；能使最难馴服的野獸也会跳起舞來；能使百花开放，蟄虫甦醒，暴風、迅雷、驟雨停止，白雪皚皚的冬天像春天一样溫暖；悲哀的人会得快乐，快乐的人会得更幸福。孩子們很喜欢听这种美妙的音乐，女媧也时常吹奏給他們听，当孩子們一个个臉上都

泛出笑容时，女媧的心里也感到甜滋滋的。

一天，有个人忽然在睡下之后就起不来了，摸摸他，心不跳，气不出，全身冰冷，硬僵僵的。女媧看见，十分悲伤，心想：其他的孩子也会死的，要是都死了，大地岂不又像从前一样，只有獸蹄鳥迹！然而，人总是会死的，就像草到秋天会枯，树叶到秋天会掉落一样。鳥獸虽然一样也有死亡，但它们雌雄交配，会繁殖后代，所以它们永远不会絕滅。人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永远在大地上存在呢？于是，她把男人和女人配合起来，使他们生男育女，自己去创造后代。

男女一配合，产生了无数的新生命，一代接一代地傳續下去，人口一天天的增多，大地上充满了人。女媧每走一步，都有成群的人圍着她。人们不只叫她媽媽，还有叫她奶奶、太奶奶的。

尽管人口这么多，但大自然的恩賜更丰富了：樹上結着甜美的果子，地上長着茁壯的稻麥，人們和平地、幸福地生活着。看見這番繁榮的景象，女媧心里更加高兴了。

一年，不知为了什么，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起仗來，共工打敗了，气得把头向不周山一撞，把不周山撞倒了。这不周山是撐天的柱子，它一倒，天就塌下半边來，砸了很多大窟窿，天河里的水嘩啦啦地从那些窟窿里流到大地上來，滿地洪水滔滔，把低窪的地方都淹沒了。女媧的孩子們，有的被水淹死了，有的逃到高阜的地方。

但高阜的地方也并不安全。因为天塌下來，砸得火星乱迸，火星濺到樹林里，把樹木燃燒起來。大家忙着逃命，没人去救火；而且燃燒的樹林很多，也沒法救。这样，火势就越燒越大，从一个樹林延燒到另一个樹林，到处都是熊熊烈火，大地成了一片火海。

不但这样，因为天塌下來，把地也砸裂了，冀州地方，有一条

凶惡的黑龍，乘機跑出來，趁着洪水，興風作浪，到處吃人。

這樣水淹，火燒，黑龍逞凶，人們死的死，傷的傷，到處奔逃，十分淒慘。勉強掙出一條命來的，都跑到女媧身邊來，伏在她的腳邊，哭着叫“媽媽！媽媽！”

女媧默默無言地撫着孩子們傷殘的身子，她的眼淚像噴泉似地沿着雙頰不斷地流下來，她的心好像被人用鈍刀割着似的；她悲痛自己的孩子無辜地遭受到這種災難，她憤恨那些好戰的天神。但是，洪水在漲，烈火在燃，黑龍在猖狂，她沒有時間去悲痛，沒有時間去憤恨，現在需要立刻去制止這些災難。她揩干了自己的眼淚，也替孩子們把眼淚揩干。她對人們說道：“孩子！現在不是哭的時候，你們要勇敢，要堅強，大家一齊來戰勝災難。”

她領着人們，就近汲起洪水，去撲滅那漫天的大火。那火太大了，水潑上去，火舌反而更凶猛地卷來。但人們不顧一切，從四面八方向烈火進攻，不停地把水潑上去，終於壓住了猛烈的火焰，把它撲滅下來。當女媧看到那些被煙熏倒、被火灼傷的孩子們時，心里就又絞痛起來。但她咬緊嘴唇，沒有讓眼淚掉下來，默默地和大家一起，把傷者安置好，死者埋葬好，然後又率領人們，趕到冀州去殺死黑龍。

黑龍雖然凶猛，却當不得人多，大家用石塊木棍一陣猛打，就把它砸成了肉醬。

滅了大火，殺了黑龍，但洪水卻不容易治。因為這不是地上的水，是天河的水從天被砸破的窟窿里漏下來的，要治水先得把天補好。而且天塌了半邊，太陽月亮都不能順序流轉，人們也不能好好生活，必須要設法把天補好，讓它仍和原來一樣，像一個龐大的穹廬復蓋在大地上面，人們才能恢復安定的生活。

女媧決定把天補起來。

用什么來補呢？先用泥土來補，既不如原來的顏色好看，又不堅固，水一沖，泥就溶了；水不沖，泥塊干了，稍有震動，也會掉了下來。

女媧又把樹木鋸成一段段的去堵天的窟窿，但既不好看，又有縫隙，天河的水仍會從縫隙里流下來。

女媧敲着天，考查天的質料，反復研究如何才能把天補得沒疤沒縫，而且像原來一樣的美麗、堅實。好久好久，才想出了熔煉五色石子來補天的辦法。

但五色石子很難找，有的埋藏在地下，要挖很深才能找到。大家拿着鍬鋤要去挖，女媧見他們遭了大災難之後，又去滅大火，殺黑龍，許多人都傷殘了；沒有傷殘的，也一個個鳩形菜色，又困又乏。對這些劫餘的孩子，她更加心疼，不忍叫他們再累着了。就說：“孩子們，放下吧！讓我去。”

有的五色石子在水里，人們要下水去取，女媧擔心他們會被水淹死，或者會被潛伏在水里的大魚吃掉，就攔着他們，說道：“孩子們，你們留在岸上吧！讓我下去。”

有的五色石子在懸岩邊，大家想系着繩子去取，女媧看見那懸岩壁立千仞，下面是萬丈深澗，人在上面望一眼都會頭暈，生怕孩子們一時抓不牢繩子，會摔下去；或者驚動了那愛在懸岩上做窠的老鷹，會被老鷹撲來啄瞎了眼睛，於是抓着繩子說：“孩子們，走過一邊去吧！我會去取的。”

經過了千辛萬苦，才找到足夠的五色石子，都堆集在一處，成了一座五色斑斕的石子山。女媧又和孩子們去砍蘆柴，把蘆柴圍着石子山堆積起來，也疊成了幾座蘆柴山。然後，又把蘆柴堆點了火。

熊熊的烈火燒了九天九夜，把五色石子燒熱了，烤碎了，溶成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五色混和的石漿，沸騰着，從熊熊的大火中流

了出來。

女媧怕大火灼傷了孩子們，怕石漿燙傷了孩子們，叫他們離得遠遠的。她自己卻拿着一個長柄勺子，冒着灼熱，衝到火堆前，舀起五色石漿，向天窟窿里灌去。

一勺石漿灌進天的一个小窟窿里，一會兒便冷卻凝固了。女媧向補好的地方看一看，摸一摸，和原來的天一樣，毫無痕迹，好像那里根本沒有過窟窿似的。女媧很高興，對人們叫道：“成了！孩子們！”

“成了么？媽媽！好呀！”人們轟雷似的鼓掌，蹦跳起來。

女媧渾身是勁，穿梭似地來回跑着，舀起石漿，一勺接一勺地往天窟窿里灌。

女媧不斷衝向烈火前去舀石漿，熊熊的烈火烤得她大汗直流，頭髮被炙焦，皮膚也被灼傷了，她感到陣陣劇烈的疼痛。但看見天的窟窿在逐漸減少，孩子們在鼓掌歡笑，她也忘記了疼痛，



女媧舀起石漿，一勺一勺地往天窟窿里灌。

跟着大家欢笑。

天终于补好了，和原来一样的美丽、坚实。可是女媧却周身没有一块好肉，又痛又累。她把勺子一丢，颓然坐了下来。

大家奔过来，围着女媧，受伤而又焦急地问道：

“媽媽！您怎么样了？”

“媽媽！您灼伤了么？痛么？”

“媽媽！您可千万不能——唉！天还没有撑起来，地还被水淹着。媽媽又……唉！”

“媽媽！媽媽！”

“……”

女媧忙掩着自己的伤痕，忍着疼痛站了起来，脸上装出笑容道：“孩子們！媽媽好好的呢。來！我們再干！”

現在的工作是把天撑起来，把洪水填没。用什么來作撑天的柱子呢？还是用山么？誰能保證沒有第二个共工再來把山撞折呢？但什么东西能比山更牢固呢？女媧满怀愁悶，在海边走來走去，不知用什么來作天柱才好。

这时，海里波翻浪涌，嘩啦一声，浮起来一只極大的鯨魚，停在女媧面前，好像一座大山。那鯨魚对女媧說道：“媽媽！我听见您在为撑天的柱子發愁。我也想了很久，觉得硬的东西容易折断，韌的东西又頂不住这样重的天，須使用又硬又韌的东西才好。”

女媧臉上泛出笑意：“对呀！又硬又韌的东西。可是，哪里去找这样的东西呢？”

鯨魚举起一条腿來，那腿又粗又長，漆黑發亮，从海里搭到岸上。它說道：“媽媽，您看我这腿怎么样？它里面是骨，外面是皮，倒真是又硬又韌的东西呢。”

“你的腿？”女媧吃了一驚，說道：“那不成的。把天撑起来虽

然要緊，但也不能因此傷害一個無辜的生命呀！”

鯨魚道：“媽媽，不要緊的。沒有腿我一樣能活。而天不撐起來，地上所有一切生物却都不能安寧。媽媽，您就讓我這四條腿來擔任這個光榮的任務吧！”

“不。我不能使你傷殘。讓我另想別的法子吧。”女媧堅決不答應，說完就要走開了。

鯨魚急了，吭噎幾聲，就自己咬下腿來，送給女媧。

女媧拿着它的四條腿，只叫了聲“孩子……”，就哽咽着，說不出話來。

鯨魚失去了腿，在水里浮不起來，漸漸沉下去了。女媧忙拉着它道：“孩子！我要你在水里比有腳的時候更靈便些。”她把自己的衣服撕下四幅來，貼在鯨魚原來長着腳的地方。從此，鯨魚就只有鰭沒有腿了。

女媧把鯨魚的四條腿安在大地的四方，把天撐了起來。那石漿補的地方，五色斑斕，早晚看來，分外明顯。天，比過去更加美麗了。只是鯨魚的四條腿不一般長，立在西北兩面的腿稍短一些，天向那面傾斜，所以太陽、月亮、星星都不自覺地向那面滑去。

原來煉五色石子的蘆柴，燒過後剩下一大堆蘆灰，女媧和大家就把這些蘆灰搬去填洪水。他們從西北地方出發，一路向東南方填去。起初他們填得很厚，後來怕蘆灰不夠，就逐漸填得薄了。最後，還剩下一個大坑沒有蘆灰可填，大家覺得有了這麼寬的陸地，也足夠活動了，也就不想再填了。這樣，西北的地勢就比東南高，水都往東南的大坑流去，那里就成了海。

天補好了，地也填平了，大家重新過着幸福的生活。

大家為了慶祝劫後餘生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集會。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個廣闊的平原上，那平原上長着茸茸的綠草，开着各

色的鮮花，平原的一面是一片茂密的樹林，枝頭結着鮮紅的果子；平原的另一面是一灣流水，水底的游魚、礫石、青苔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遠處有隱隱的青山，襯着藍湛湛的天空，好像嵌的一圈深黛色的花邊。暖和的太陽照着，和煦的風吹着。大家奏起笙簧，跳着舞，圍着女媧歡呼嘻笑，齊聲高呼：“媽媽萬歲！”

女媧看見孩子們這樣歡樂，她也笑得合不上嘴。可是，她實在太累了，被火灼傷的地方又十分疼痛。但她不願讓孩子們看見她的痛苦，她尽可能的裝着歡樂的樣子，嘻開嘴笑着，笑着……

在孩子們的歡笑聲中，女媧漸漸閉上眼睛，永遠地躺下了。